

蟠虺

○刘醒龙 （连载 17）

时,突然发现双向六车道的大街对面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万乙知道自己的眼睛睁得很大,但无法知道到底睁大到何等程度。他越是不敢相信,那个身影越是清楚。他越是不希望对方走向那台受到自己跟踪的黑色轿车,对方偏偏掏出车钥匙,打开车门,将那台刚才被警察贴过罚单的黑色轿车轻快地开走了。

万乙不习惯叫郑厅长或者郑书记。

到楚学院上班后,他只见过郑雄三次。

三次都是在楚学院对面的省博物馆碰上的。

第一次在受着特别保护的曾侯乙尊盘前碰上时,郑雄正在亲自向一位贵宾作解说。再次在受着特别保护的曾侯乙尊盘前碰上时,郑雄又在亲自向一位贵宾作解说。第三次碰上的地方,仍旧是在给曾侯乙尊盘提供防火防弹、恒温恒湿保护功能的展柜前,郑雄仍旧是在给某位贵宾作解说。前两次,万乙提前发现有贵宾来,主动从正在展出的曾侯乙尊盘前走开。后一次,因为观察得太专注,郑雄都走到身后了,他才察觉,尽管一点也没挡住贵宾的视线,在闪到一旁时,还十分抱歉地轻轻叫了一声:“郑厅长!”万乙很想再说一次,自己是南京大学的博士生,来楚学院工作有一阵了。郑雄丝毫没有搭理他

的意思,目光扫过时,流露出来的全是不满和不高兴。

“郑厅长!”

看着街道对面正徐徐驶离的黑色轿车,万乙在心里再次叫了一声。

像是听到这悄然呼唤,刚刚驶入主道的黑色轿车停了下来。

万乙以为郑雄发现什么了,连忙躲到一棵风景树后面。隔着双向六车道的大街,透过半敞开的车窗,他看见郑雄在车内寻找什么。也不知道郑雄找着什么没有,在转眼之间就排成长队的车流的压力下,停在主道上的黑色轿车又开始向前行驶。

与来的时候一路右转弯一样,万乙上了一辆出租车后,逢路口便向右行驶,打算从中北路拐到黄鹂路再回到东湖路,没想到先前因一起车祸引起的交通堵塞刚刚恢复,又有一辆公交车与一辆挂北京车牌外形像装甲车的越野车蹭到一起。黄鹂路上的人都在骂那辆挂北京车牌外形像装甲车的越野车,不该跑到这种鸡肠小巷里逞强,有种的就去水果湖、去洪山礼堂前面玩漂移。弃车步行的万乙顾不上听这些闲话,他用最快的速度走回楚学院。

万乙进到楚学院的院子时,正碰上郑雄的黑色轿车高速往外冲。所幸他走的是小门,如果走大门,说不定又会被惊出一身冷汗。

万乙留心看了看车内,前排的遮阳板收起来了,不仅可以分清是司机小胡在开车,还看得见坐在后排座上的郑雄。

陆

从午后一点到两点,是休息时间。抛开这一小时,只计算从下午两点钟开始的上班时间段,郑雄也失踪了整整一百二十分钟。郑雄回到楚学院,整层六楼似乎再也没有其他人。他将挂在门上的“楚越之急”门牌轻轻敲了两下,紧闭的门马上打开了。

司机小胡一脸焦急地迎上来说:“省长的秘书来电话,请你四点钟去东湖宾馆甲所,省长要接见你!”

郑雄看了看手表,轻轻哼了一声,然后用手指按了一下电话机上的查询键。所显示的四个来电号码,全是“八七二”开头的。最早一次是下午两点十分,最晚一次是三点五十五分,也就是郑雄进门前五分钟。

郑雄说:“你怎么回答的?”

司机说:“与以前吩咐过的一样,说你正在做课题研究,不方便接听电话,但一定会将省长的指示传达到。”

这种回答对于司机小胡来说,已是智力的极限。郑雄不好勉强,也无法要求他回答得更好。他拿起电话,熟练地拨了一组号码。不等郑雄发话,司机小胡就连忙往外走,边走边说自己去备车,还顺手将办公室的门关得严严实实的。

小胡刚在门口消失,电话里就传出一个女子柔柔的声音:“你好!这里是失物招领处,哪位男士丢失手机一部,请失主前来认领!”

(未完待续)

星空与半裸树

（连载 95）
○陈彦

镇上一拨一拨地来人,都是赶晚饭前到,吃了饭,好去看“点亮工程”。干部们一到晚上,基本出去陪人了。今晚也只留下安北斗和镇北漠值班。所谓值班,其实就是看着温如风。

几间客房,占据着政府院子的一个角落。过去老空着,自“点亮工程”后,还临时开发出几间来都不够用。温如风住在最里边一间,连窗户都没有,只有一扇门对着院子。安北斗和镇北漠虽然住在另一个对吊角,但在自己窗户里,能瞧见这儿的一切。

事情最早是镇北漠发现的,温如风房里的灯怎么关了?由于窗外持续传来“点亮工程”的音乐声,几个月放的都是“亲不够”“爱个够”的那些歌曲,因此,院子里什么响动也听不见。有时炊事员喊开饭都抄着喇叭。镇北漠警惕地朝客房走了几步,就听见了与户外大喇叭颇为不同的声频,当然,其本质都是歇斯底里的喊叫声。他又上前几步,就辨清了缘由,那是一个女人既想压抑又抑制不住的放浪锐叫。他虽没结婚,却恋爱过。他立即就把传说中会叫床的花如屏与现实中的声音紧密联系起来。一阵兴奋,让他疾步前趋,那声音越发地尖厉扎心,像是被锋利的刀具剐挑着心头肉一样深入骨髓,又像是被倾覆而下的甘霖酒泉浸泡着那样透彻心脾,他心跳得不能不捂住胸口,生怕里面会有东西蹦出来。他想听,又觉得这声音太是不妥,就转身去叫安北斗。谁知动作有点猛,竟然把脑袋撞在了柱子上。一阵发蒙后,才一头扎进安北斗的房里大喊起来:

“出事了!”

“出啥事了?”

“快,快去听!温如风……”

安北斗吓得一个箭步就冲了出去,温如风可绝对不敢再出事。当跑得越来越远,几乎刹不住车时,他听到了房里的喊叫与对话声:

“有人呢。”

“喊你的!”

“娘啊爷呀……”

花如屏在里面像是打了麻药没管用,谁给她硬做剖宫产一样,有节奏地喊叫得只剩下破口大骂了。

安北斗急忙朝后退,谁知一脚踩在镇北漠鞞着拖鞋的光脚丫子上,痛得镇北漠立即把一只脚抽到半空中乱甩。

“还不敲门?”

安北斗轻声说:“不要敲。吓坏了还是咱的麻烦。”

“还能让他在机关干这事?”

安北斗一想,也是。可又一想,还是没有惊动。

“安哥,你也太放纵他们了吧!”

“那你敲去。敲出病来你负责!”说完安北斗就回房去了。

镇北漠也到底没敢敲,只是坚持听到最后落停为止。

“你疯了!”花如屏喘着气说。

“攒……攒美了!”温如风气都喘不上来了。

就在这时,镇北漠突然发现炊事员也在另一旁听墙根。他觉得事态有点严重。

去外面看“点亮工程”和陪同的都回来了。镇北漠就去给南书记和镇长作了汇报。与此同时,炊事员也在灶房把这事说给了一河滩人听。男人们听了有感到兴奋也有气愤的。女人们,尤其是镇长老婆,反应极其强烈,说还能在镇政府出这样的怪事,有王法没有?让必须立即把这个女人赶出去。

大家都看南书记。

南归雁就找到安北斗,问咋回事。问得急了,安北斗觉得也有些理屈词穷,结巴道:“就……就那么回事。”南问为什么不制止,“吓出毛病谁负责?本来就……打出过毛病。”一句话还把南归雁给将住了,但想了想,他还是很生气:“也太不像话了!你不是叫来做思想工作吗?就做的这工作?”安北斗磨叽了一阵,有点私下开玩笑用以化解地说:“人嘛,这……也是思想工作的一部分嘛!”南归雁把桌子啪地一拍:“安北斗,少给我胡来!”“我咋胡来了?”“这还不是胡来?立即叫人走!”说完,狠劲将门摔上了。

其实安北斗也很生气,老温的胆子也忒大了点,竟然在机关客房就干上了。这**死人**!他噔噔噔地敲门去了。

花如屏打开门,还捋了捋乱糟糟的头发,有点害羞的意思。

安北斗单刀直入地说:“闹够了没?都该回家了吧?”他也有点拿住了人的短处,想乘势轰赶的意思。

“啥意思?”温如风问。

“你说啥意思?”

“凭啥?”

“就凭你亵渎镇机关,都应该收拾你!”

(未完待续)



在今天,具备这种能力的年轻人何其之少,在世界各国都如此,中国大概也不能例外。非常好,真的,非常之好!

来吧,年轻人,我和耶路撒冷一起欢迎你!

雅各布

我看到的脸

有一天上午,我打开书桌下面的一个抽屉,发现了那些脸。脸在照片上、书页中、图像上,一张上有一张脸。都是面部特写,五官、皮肉、毛发甚至一个小疙瘩和一颗痣都精致细微,完整地泄露了主人的秘密。一共三百五十二张。我把这些不同颜色、新旧不一的脸摊开在地板上,争取不让任何两个人相互遮蔽。他们占据了房间里所有的空地,然后延伸到与别人合租的房间的走道上。摆完后,一回头,我发现一大半眼睛都直盯着我。那感觉不知道你是否能想象,惊悚、壮观,像一个太空归来的宇航员突然置身烟火世界,像一个久旷的旅人猛地看见

了众生的人间。只是他们都沉默着,黑压压地沉默,不是他们不会叫喊,而是集体将声音压在了平面的嗓子后面。

好,老实交代,我有收藏脸的喜好。在打开抽屉之前,在把他们像世界地图一样铺展开之前,我都没有明确意识到,竟然收藏了这么多脸。我随即打开电脑,在一个叫“我们”的文件夹里,找到了另外五百七十六张脸,我竟然给它们编了号。最后一张是“No.576”。毫无疑问,这个名单还会继续变长。这些电子图片一部分是从网络上下载的,更多的是我用数码相机拍下来之后存储在“我们”文件夹里的。那时候是上午十一点二十六分,接下来的七个半小时,除了一次拿面包当午饭、倒三杯茶、去两趟厕所,晚饭之前我就没出过屋,我把所有的脸都认真看了一遍。

不必评价我的摄影技术有多好或多赖,也不必臧否我的选取图片的眼光有多高和多浅,因为我无一例外地认为那些脸都丰富鲜明、深义饱满。限于专栏的主题,我只向你描述三十到四十岁之间的脸,如果你碰巧在这个年龄,请告诉我,他们是老还是年轻,他们是不是他们:

1. 被拍的时候他碰巧油光满面。根据经验,这油光是隔夜的,否则很难分布得如此均匀,而偏偏在嘴巴周围油光稀少,肯定被擦过。他也许刷过牙,或者吃过早餐,早起之后他对这张脸唯一的处理就是擦了一下嘴巴。我看见他的时候是早上七点半,第一拨上班的人挤在地铁里。还可以推断出他是个胖子,起码脸上的肉结实,事实也是如此,在呼吸的间隙他会啞摸一两下嘴,或者下意识地拉扯嘴角,脸上的横肉就出来了。照片的清晰度比较好,他的脸往斜上方扬起,他的半个黑眼圈、渗出油来

的粗大毛孔还有半开的嘴清晰地进入了镜头。因为抽烟,每两个牙齿之间都有一道黑垢。这个男人的喉结在被定格的一瞬间正在上升,我听见他发出受了惊吓一般的呼噜声,然后我闻到一股既不雅又不洁的陈腐的气息扑面而来。他在站着做梦,抓着地铁扶手,身体随着地铁轻微摇晃。

2. 这张年轻女人的照片很怪异,一直到锁骨你都看不见衣服,当然,照片里的女人到锁骨处为止。她的皮肤很好,白皙细嫩,如果你往她身体的其他部位联想,乃至想到整个裸体,你的联想都不算离谱,因为被拍下这张照片时,她确是全裸,鞋袜都没穿。她正在大街上裸奔。关于裸奔你一定会为她设计很多条理由,但现在不必猜,她刚从超市里出来,为了证明自己清白,没有像店员诬陷的那样偷了东西,两分钟前她愤怒地脱光衣服,你们看,哪个地方藏了东西?她像身体一样清白。你可以想见那是一具漂亮的身体。她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重新穿好衣服,而是愤怒地出了超市的大门,在她迈开大步冲上马路的时候,脸上的愤怒和屈辱不见了。她跑起来,像飞入高空的鸟一样自由地伸展和跃动四肢,脱掉衣服如同抖掉尘埃、卸掉盔甲,如同出离红尘升入仙境,无羁无绊,仿佛终于解脱,她的脸上是发泄和自由的欢欣。我无法向你描述一张自由的脸是什么样子,请想象一下最平静的睡眠,此刻她做到了。后来我看到报道,这个年轻女人是一个孩子的母亲,她的生活不比我们每一个人更好,也不比我们每一个人更坏。

3. 嫖客半遮着脸,用一只眼偷偷打量摄像机。这是一张影像资料的截图。三七开的分头在左边的鬓角支棱起来,象征了他的惊